

冲突的发生非常偶然。

那天麦德龙超市结账通道人人都戴着口罩，突然人堆里一位老爷叔拉下口罩就是一顿暴咳，那暴咳绵长而剧烈，末了还风箱似地抽足气，期待感十足地闭上眼睛——仰天转颈“啊啐！”一连三个大喷嚏。

乖乖，虾腰双浇宽汤面碗底还滑出了三只荷包蛋！

人群中弹似地屏息，刹那静默后，立刻爆发出无数的怒斥并汇成了咆哮的海洋，那正是2月中旬之时，一群狂怒的小伙子直接对老爷叔爆了粗口……

你咳嗽也罢喷嚏也罢，把口罩特地拉下来无差别左右狂扫未免太过分了吧，事过多日，我犹然觉得外衣还滑叽叽地“饱吐水”嗒嗒滴。

宅家的日子既然漫长，便乘机考究了一下唾咳之道。

病从口入，秽从口出，口腔原是极忙的，也是极“脏”的。唾液本来无色无味，但氧化后颇有异味，个别人特别臭，我们通常叫“臭嘴巴”。每个人孩提时就明白了，待其为战斗武器庶可披靡，战小时候没有唾来唾去的呢？但形诸文字的，最早还是文言名篇《触龙说赵太后》：“赵太后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。齐曰：‘必长安君(赵太后幼子)为质，兵乃出。’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，太后明谓左右曰：‘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，老妇必唾其面。’”以前读到这里常想：“伊唾得到？”老太垂帘高坐，言事的大臣离她起码七步，难不成还走上凑近了唾？现在明白了，大家都忌讳唾沫之秽，老太

借势宣示而已，可见唾沫的“秽势”足以吓阻不同意见，李白有诗“咳唾落九天，随风化珠玉”，我是疑其变态的，阿娇再怎么“娇”，其口水总不见得是龙涎香吧，还是蒲松龄实在，《聊斋》里宋定伯捉鬼，鬼变羊后怕其再变回去，定伯对它连唾几口“馋吐水”而办成了铁案，可见口水的威力。《隋书》称：北周伊娄谦使北齐时，因高遵的泄密，被北齐拘留。后来周武帝逮住高遵，交给伊娄谦任意处置。伊请赦之。周武帝便说：“卿可聚众唾其面，令知愧也。”周武帝宇文邕乃整个南北朝时期少有的明君，以“群唾”羞辱臣下，算是一大发明。相形之下，“全民唾秦桧”的态势才叫一个蔚为壮观。据《燕京岁时记》称：元仁宗延佑年间在大都(北京)为岳飞设神位，“阶前有秦桧跪像，见者莫不唾之，已不辨面目矣。”又据《柳南随笔》记载：明成化年间进士周本在浙江任上时，于钱塘修建了岳武穆墓，并铸秦桧跪像，“供游人啖击。”后来不知何时何人发起，改向秦桧跪像吐痰泄愤，并美称为“义痰”。

用“义痰”表示义愤，论情可以理解，但论理是极其反感的，那些跪像我小时见过，可谓“天下第一恶心之物”，痰垢累累板结，油酥大饼甚或香港脚一只；唾沫层层风干，边边角角都蝉翼般翘了起来，那个脏我敢说是杭州城最大的“病毒宿主”，各地的“义

我童年大多数的记忆来自于爸爸和外公的宠爱，妈妈的严厉，但是在我自己成为母亲后，这种严厉渐渐遗忘，而现在记得的都是暖暖的爱。尤其是外公给予我的关爱，让我终身难忘。

记忆中的外公有高高的个子，瘦瘦的白白的，用当下的话说：妥妥的大帅哥一枚。听妈妈说外公家是个大家族，所以老家的房子很大，类似于四合院，有高高的门坎，当年小小的我总要扶着它才能跨入。门廊在正中，应该有四开间，两边的东面是我外公家，西面是叔叔家。长长的门廊后就是个大大的天井，足足有两个篮球场大，然后东西北三面有很多族人居住。

其实外公在老家的时间并不多，因为他在上海工作，每个月总有一天他会来看我们。现在想来是他领工资后，人还没到，那欢快宠爱的“小东西”的叫声远远地就传来了。我马上飞奔下楼，不久就会和他一起坐在房间里，餐桌上摆满了他买来的巧克力、糕点、糖，还有新买的玩具，而他的面前照例是白酒、猪耳朵、花生

米啥的，我们一起慢慢吃，他的酒喝得惬意畅快，我则一边吃，一边看着他，觉得他喝酒的样子好帅，好迷人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，我和哥哥去市郊的外公外婆家。一个礼拜天的中午，外公带我去镇上的小酒馆喝酒。过了会，父亲有事来到小酒馆找外公，无意中发现了有趣的一幕：只见外公拿一根筷子在酒杯里蘸

妈妈她们早早准备好了，杀鸡宰鸭，我则忙着要最漂亮的鸡毛和最粗的鸭毛管做毽子。而最厉害的则是杀猪，猪圈外的空场地上竖着两个结实的三角架，架子上有根粗粗的木棒，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。几个年轻力壮的叔伯们将猪仰面捆绑着，粗犷而又充满豪气，然后晕血的我就在肥猪的尖叫声中落荒而逃……

记得有一年除夕，雪下得很大很大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只等外公回来就开吃年夜饭。等了很久他还没回来，等得有点心慌了，因为长期嗜酒的缘故，那时外公身体已不太好。爸爸他们正在商量出去找找，突然有敲门声，外公回来了！他一手撑着大黑伞，一手拿着一只两头小中间饱满的竹筴，进门的那一霎那，他温柔好看的笑意盈盈的眼睛，到现在我还记得，和他黑色毛呢长大衣上的雪花相得益彰。他打开竹筴的

姐三年级，必须要上网课了。但捣蛋的弟弟，还没上幼儿园，每天都在玩玩中度过，似乎一下子无法接受“姐姐要开始学习了”这个现实。每次姐姐一坐在桌前准备上课，弟弟的捣乱之心立马大起。从顺手拿文具到拿课本，步步升级，再后来，索性把书扔地上，还要踩几脚。这毁书之举，惹得爱书的有友大吼起来：“小小友！”听到吼声，我就晓得，肯定是弟弟在干坏事。爸爸做兼职“警察”，马上赶到，抱走弟弟，带入另一间房，总算求得几分钟的安宁。但趁大人不注意，弟弟又去找姐姐了，还搬个小椅子，坐在姐姐旁边，专取捣蛋。一次，外公终于看不下去了，拉过弟弟一顿打屁股。但疼，只持续了三分

论“唾”还是“咳”，我们的先人都早早地有了规范，明令禁止随地乱唾。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称：“天子处位不端，受业不敬，安顾(动静举止)、咳唾……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。”就算周朝天子也不能随意唾咳，必须合乎礼仪，“咳唾教练”就是太保。《礼记·内则》更有“在父母姑舅之所，不敢唾洩(吐痰与擤鼻涕)，父母唾涕不见”的规定，而一旦违反，像麦德龙老爷爷般地恣意狂喷，则后果可能很严重，甚至有不测之祸，《魏书·李栗传》称：北魏左将军李栗“性简慢。矜宠，不率(守)礼度。每在太祖(拓跋珪)面前舒放倨傲，任情咳唾。太祖积其宿过，天兴三年诛之。”

喉”把各方的病毒都带了过来“交叉变异”，则“义痰”之义，对跪像固然正义，但对公众健康却大不“义”，恨一个人总不能恨到如此不讲卫生，如此卡通吧。由此忽然细想了“痰”。成书于战国的《灵枢》称人体五脏所主之液为汗、泣、涕、唾、涎五种。不提“痰”。再找东汉的《说文解字》居然也找不到“痰”字，痰去哪了？一直找到东晋葛洪的《抱朴子》才找到“甘遂、葶苈之逐痰癖”，这应该是最早的“痰”字了，当然，中医里的“痰”并非只指唾咳之痰，而是指人体津液的异常积聚，我们决不能据此推断东晋之前，人皆“无痰”，那唾咳之“痰”无非混入唾、涎之称了罢。

中国是文明古国，无

注意“任情”两字，那就是唾咳时，不分场合，率性而为，大抵是随地吐吐，鞋底揩揩，结果皇帝和他总算账，要了他脑袋。同样是《魏书》载：杨津“少端紧，以器度见称……文明太后临朝。津久侍左右，忽咳逆失声，遂吐数升，藏衣袖。太后闻声，阅而不见。问其故，具以实告。遂以敬慎见知，赐縑百匹，迁符玺郎中。”咳嗽虽说和私情一样是藏不住的，但就像世卫组织提倡的“赶紧捂嘴”呀，这位仁兄暴咳时都吐出了衣袖，宁可自污，也不害人，结果受到嘉奖，縑是细密的绢，被奖了一百匹，还升官，此痰可谓金痰矣！

《马可波罗游记》第十三章谈到元世祖的宫廷宴会：“皇帝左右侍候和办理饮食的许多人，都必须用美丽的面纱或绸巾遮住鼻子和嘴，防止他们呼出的气息，触及宴享的食物。”

如果没有夸张，可以认为最早的口罩是元世祖倡导的了，而明朝，对随意唾咳已直接发布敕令，违者严惩了。《明史·礼志》记载：大明宣德七年，“大祀南郊，帝御斋宫。命内官内使，饮酒食荤，入坛唾地者，皆罪之。司礼监纵容者同罪。”

包庇者都要连坐。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最严厉的禁唾令。

又想到“麦德龙老爷叔”了。近日报载女乘客故意对空姐暴咳，下一秒直接被锁喉压制。想想他的“虾腰双浇宽汤面碗底再滑三只荷包蛋”，我为他庆幸，那一天，大家对他还算是客气的呢。



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，王阳明先生留下的家训《示宪儿》曰：“幼儿曹，听教诲。勤读书，要孝悌。学谦恭，循礼义。节饮食，戒游戏。毋说谎，毋贪利。毋任情，毋斗气。毋责人，但自治。能下人，是有志。能容人，是大器。凡做人，在心地。心地好，是良士。心地恶，是凶类。譬树果，心是蒂。蒂若坏，果必坠。吾教汝，全在是。汝谛听，毋轻弃。”全文共计96个字，其教育核心在于“凡做人，心地好”一句，正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启蒙教育。由此联想到民间一首《扫地歌》所说的那样：“扫地扫地扫心地，心地不扫空扫地。人人都把心地扫，世上无处不净地。”

一起上课去

丛歌

钟。没多久，小板凳又放到了姐姐旁，还笑嘻嘻地告诉我们：“屁股已经不疼了！”

再不和谐的旋律中，也会有几个和谐的音符：每天的广播操、眼保健操和体育课时间一到，只要广播操音乐响起，耳朵超灵的弟弟不管在玩什么，都会立马放下手中的一切，飞奔到姐姐旁边，跟着依样画葫芦。姐姐伸手，他也伸手；姐姐踢腿，他也踢；姐姐做跳跃运动，弟弟学会了双脚连续跳跃……课间的眼保健操也是弟弟的最爱。一次眼保健操音乐起，待正在

春天去了两次钱江源国家公园。在古田山，被原始森林中氤氲的雨雾迷住，觉得有如仙境。

古田山自然保护区的小蓝带路，我们沿溪而上，一路只听见水声而不见溪流。空气也仿佛是绿色的。雾气弥漫在四周。所谓的SPA，我做得多，不知道比喻恰不恰当，但是至少——很像是置身在一个澡堂中，想象一下：一个充满了负氧离子的澡堂。

对于热爱自然的人，原始森林真是美妙的地方。森林深处的地面，树干上，石头壁，都常见苔藓，成片毛茸茸的，上面附满小雨珠，鲜绿可爱。

奇怪的是，这样的苔藓，似乎只在原始森林中长得好。我曾在网上买过苔藓，快递到家中，种到石盆里悉心呵护，经常喷喷水雾什么的。果然，苔藓还是死了。后来回到乡下种田，去森林中行走，见到苔藓长得茸茸可爱，采回家养起来，也死了。有朋友送我一盆菖蒲，菖蒲配着石头，很好看，石头脚下有一片苔藓。后来，也死了。所以我的经验是，苔藓极不好养。

再不养苔藓了。

苔藓这种东西，本来也只适合在属于它自己的自然环境中生长。比如古田山这样的原始森林中，从来没有人多看它一眼，却正是有大自然在。天地混沌之中，苔藓就来到世间。它的出现，比人类早了何止千万年。所以苔藓的适应能力，比人强多了。

有一次，到西溪湿地参加一个活动，遇到两位热爱植物的人。一位是小意达，花艺师，她在阳台上种花，也让花瓣在手中成为精美的艺术品。另一位是植觉先生潘锐，深居一隅，种苔藓玩苔藓十几年，乐在其中。

植觉先生说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为什么大家养的苔藓都死了？

知道了，反正后来都死了。

死于什么？

我们都不知道。植觉先生说，“死于人没有耐心。”

因为苔藓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，它一定会跟着发生变化，这有一个适应期。或许它就发黄、发黑、发白，甚至看起来“死”了。或者，进入休眠期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但是，人往往是没有这样耐心的。人看看苔

藓，死了一星期了，死了半个月了，肯定就丢进垃圾桶了。

如果半个月还没有丢掉，三个月呢？

六个月呢？

你终于把苔藓丢了。于是它真的“死”了。

苔藓有时候，需要一年多时间，才会从那种看起来已经死了的状态中活过来。然后，重新变得绿绿的，充满生机。

对于苔藓来说，几个月、一年时间又算什么？它不赶时间，它有足够的耐心，对付这个世界的浮躁与不安。

但你没有。

有一年，在永福寺喝茶，看到寺里有一口石槽，石槽里面养着睡莲，石槽外面覆满了绿苔，印象深刻。

永福寺附近山上大树参天，树底下也都是随处可见青苔。

寺庙里的静气，大约是与苔藓最为相宜的吧。日本有一座苔藓寺，满寺皆苔，有缘时当去拜会苔兄。

岗位：水粉画（陈齐

扫心地

那秋生

七夕会

网课时代，有乐也有苦。对家长而言，“无证”上岗，兼取超级助教，每天在茫茫讨论群中，寻找作业，转达给孩子。再把孩子做好的作业拍好，上传到群中，交给老师批改，事情琐碎，但要不得半点马虎。但对孩子而言，在家开学，不荒废学业，学到真知，才是硬道理。

这不同寻常的网课时代，也许会成为我们和孩子的特殊记忆。在不断的磨合中，我们和“小神兽”们，也必定能与网课和睦相处。我相信待“万兽归笼”之时，这一段奇妙的学习之旅，会成为我们共同成长道路上美好的回忆。

